

莫文骅将军自述

莫文骅



英文詩海平白述

卷之三



将军自述丛书 •

莫文骅将军自述

莫文骅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莫文骅将军自述/莫文骅. —沈阳:辽宁人民出版社, 1997. 8

(将军自述丛书)

ISBN 7—205—03991—6

I. 莫… II. 莫… III. 莫文骅—回忆录
IV. K825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13639 号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字数: 184 千字 印张: 10 $\frac{5}{8}$ 插页: 4
印数: 1—5,000

1997 年 8 月第 1 版

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杨永富
封面设计: 李国盛

责任校对: 姚飞天
版式设计: 王珏菲

定价: 15.00 元



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。



1929年百色起义前，同黄奇彦
(右)合影。



1937年2月在延安



1937年初，在延安的红七军部分同志在一起：后排：云清(左一)、
陈英(女、左二)、莫文骅(左三)、张云逸(左四)、洗恒汉(右一)；前排：
张震球(中)、李干辉(右)。



莫文骅在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工作。



肖劲光(右)、莫文骅、耿飚(左)在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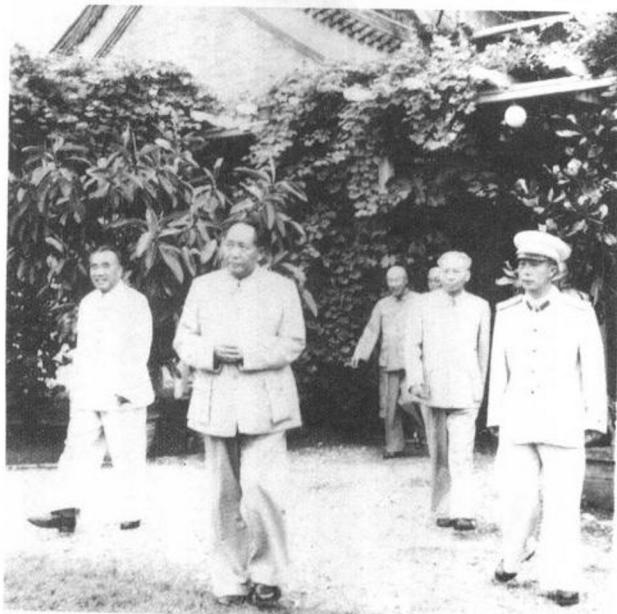
1950年3月，莫文骅同叶剑英(中)、张云逸在南宁市镇宁炮台上。



1937年莫文骅同罗荣桓(中)、刘亚楼(右)在延安。



1956年12月，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政治学院毕业学员。



1962年，莫文骅(右一)陪同毛泽东、刘少奇、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政治学院毕业学员。



1958年，陪同罗荣桓元帅参观政治学员展览。



1959年，莫文骅代表罗荣桓院长欢迎越南胡志明主席参观政治学院幼儿园。



1995年夏，莫文骅、杨枫夫妇在北戴河。

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|
| 一 学生时代 | | (1) |
| “闯世界” | | (1) |
| 加入“中学” | | (7) |
| | | |
| 二 百色风暴 | | (19) |
| 风云突变 | | (19) |
| 百色揭竿 | | (26) |
| | | |
| 三 转战千里 | | (49) |
| 激战长安 | | (49) |
| 奔袭武冈 | | (56) |
| 决策全州 | | (61) |
| 梅花血战 | | (71) |
| 抢渡武江河 | | (75) |
| 会师中央红军 | | (80) |
| | | |
| 四 苏区岁月 | | (94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精猛红7军 | (94) |
| 惨痛的教训 | (98) |
| 战斗在湘赣边区 | (107) |
| 五 长征路上 | (118) |
| 浴血湘江 | (118) |
| 在红色上干队 | (125) |
| 飞渡天险 | (131) |
| 不平静的红军大学 | (143) |
| 六 革命熔炉 | (155) |
| “元始天尊”的弟子 | (155) |
| 宝塔山下的红星 | (166) |
| 七 留守延安 | (175) |
| “边区靠留守兵团吃饭” | (175) |
| 中央党校的日日夜夜 | (193) |
| 八 风雪辽东 | (207) |
| 南下支队 | (207) |
| 挺进东北 | (210) |
| 七道江会议 | (218) |

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九 英雄塔山 | | (226) |
| 众志成城 | | (226) |
| 鏖战六昼夜 | | (232) |
| | | |
| 十 解放北平 | | (242) |
| 腰斩“长蛇” | | (242) |
| 古都新生 | | (251) |
| | | |
| 十一 打回广西 | | (266) |
| “打到江南去” | | (266) |
| 二十年打个来回 | | (271) |
| | | |
| 十二 新的征程 | | (282) |
| 广西的剿匪斗争 | | (282) |
| 创业维艰 | | (292) |
| 奉调东北 | | (299) |
| 解放军政治学院 | | (306) |
| “文革”劫难 | | (322) |
| 再披征衣 | | (332) |

学生时代

“闯世界”

1910年1月7日（宣统元年己酉12月17日），我出生在邕江畔上一个风景绮丽的村子——广西南宁市亭子村。

据家存的《莫氏族谱》载，我莫氏太祖文允公，其原籍为山东青州府寿光县白马驿，于大宋皇祐五年（公元1053年），随狄青“调戍而来”，落居邕江对岸“平南村四团白沙之阳”，即今亭子村。从祖上传至我祖父，已有17代。

我的祖父莫予双，号惟一，先开办怡和商店，后习武，中武举，任守备职，诰授“武德骑尉”。但他不入公门，不理团务，仍在家继续经商。

我的父亲莫廷俊，号煦堂，身材魁梧，不愧为武



人之后。但他却喜诗文，其书房称为“垂柳读书堂”，藏有很多线装古书。他的古诗文造诣较深，能诗能字，常邀文友咏诗对句，遗有诗抄集传家。本来父亲想考秀才，因祖父过早去世，家庭负担重，使他放弃功名的追求，只捐了个贡生，接替我祖父，从事经商。辛亥革命期间，父亲参加反清斗争，后又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活动，曾被选为广西省参议员。

我小时候家境还不错，家里有点田地，父亲在城里开了一个卖布的“苏杭铺”。后来，家里人口多了，日子越过越难，慢慢衰落了。到1925年，父亲做生意破产，布铺卖掉了，后来田地也卖掉了。1943年，日军第二次占领南宁前，82岁的父亲因家中无人照顾，衣食无着而饿死。大哥文驹也被日寇杀害。

我母亲黄婉卿，壮族，贫苦出身，是一位善良、勤劳、有志气的农村妇女。她出生在越南一个靠近广西的木马村，14岁时被人拐骗卖到我家。大娘死后，嫁给了父亲。在旧家庭中，母亲是买来的丫头，又当继室，自然没有地位。母亲先生了两个女孩，遭到家庭和族人的非议，很恼火，不知流了多少泪。以后她生了几个男孩，地位才逐渐提高。母亲一共生了9个孩子，6男3女，大娘生了2男1女。我在男孩中排行第六。

我7岁上村里的蒙馆，后到姓雷的一家私塾读



书。那时已兴新学（办洋学堂），入私塾比较土气，上洋学堂吃得开。我的几个哥哥都没有上过洋学堂。当我读了4年私塾之后，母亲支持我上洋学堂，去外面读书，闯世界。可父亲并不打算送我进城上学，他觉得孩子能认识一些字，会写信就行了。父亲比较胆小守旧，总想把孩子拢在身边，生怕我们出去闯祸。为此，母亲与他吵得很厉害，她曾说，我生了几个男孩，要出去闯世界，总要闯出一个来，干一番事业，就是去当兵，也不怕。母亲的话，给我印象颇深。在家境衰落的情况下，让孩子出去闯一闯，这是她对改变困境的惟一冀盼，也是她对社会家庭命运的抗争。

经过母亲多次力争，我14岁那年，母亲带着我到城里考上了南宁市模范高等小学，成了家里第一个上洋学堂的人。从此，我学名为莫万，字六琴。

学校离我家有七八里路，中间隔着一条邕江。每天天一亮便起床，急忙吃碗稀饭，拿上父亲事先准备好的5个铜板去上学。往返摆渡过江用去两个铜板，剩下3个铜板，中午在街摊上吃碗米粉充饥。早起晚归，每天上学还是很辛苦的。我知道家里供我上学不容易，故读书不敢偷懒，成绩也不错。4年高小，算是扎扎实实地读了4年书。我对英语比较爱好，学习上用功。后来，我住城里，晚上还参加校外的英文补习班。参加革命后，我也一直坚持学习英

语，时常读一些英文书籍和英文报刊。我喜爱运动，比较活跃，在学校里，短跑和跨栏常得第一名。对篮球也很喜欢，我被选为体育部长。

可能与父亲的影响有关，我还偏爱古文，对《古文观止》中的佳作名篇颇有兴趣，能把《岳阳楼记》、《陋室铭》、《醉翁亭记》等名篇背诵下来。

外出读书，使我增长了知识，开阔了眼界，也逐渐了解和认识了社会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对家庭和社会上碰到的事情也开始有了思索，使我慢慢地懂得了一些“人情世故”了。其中有几件事情对我刺激很大，印象尤深。

记得我家的邻居有一户姓雷的寡妇，她家有些田地，靠雇一长工来种。雷寡妇有个16岁的女儿，长得很漂亮，我喊她七姐。雷家雇的长工是个壮丁，很能干活。时间一长，这个长工和七姐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，事情被发现后，闯下了大祸！有一天晚上，姓雷的家族聚集了上百人，由族里的头人带领，把姑娘提到母猪湾，硬逼七姐跳河自杀了！而她的母亲就在现场，含泪看着对女儿的“处罚”。第二天我们兄弟才知道这件事，非常气愤，我心里便萌生了社会黑暗、宗法吃人的朦胧意识。

那时父亲的一个胞妹家很穷，父亲为了帮助他们，让姑家的表哥到布店来当伙计，以后又慢慢培养

表哥管账当师爷。后来，父亲为了让大哥文駒和表哥谋生自立，就分出一部分家产给他俩，每人一份股金，合开了一个“宏章”布店，生意还不错。可我大哥不争气，不到两年就把自己的股份花光了。这时表哥就一脚把他踢了出去，布店全归表哥占有了。由于家里的日子越来越难，父亲只好反过来向表哥借钱，还要付利息。又过了几年，父亲做生意破产，把布店和房屋都转卖给表哥了。父亲贫困了，表哥也就不管他了。有一年除夕，我们兄弟3人（五兄文骢，七弟文骐和我）随父亲在市里过年，晚上我们做好了饭菜等父亲回来，可等到7点多钟还不见回来，我们非常着急。这时，表哥气呼呼地来找我父亲。我们知道他是来催债的，五兄非常生气，要打他，我说不要打，以免引起别的事来。等了一阵他就走了。直到9点多钟父亲才回来，他脸色阴沉，问我们表哥是否来过，并说他在外面躲债到现在才回家。除夕之夜，万家灯火，远近的爆竹声响成一片，我们却相对无语，默默地饮闷酒、吃年饭。真是世态炎凉，人情如纸啊！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痛苦的印记。

每年雨季邕江涨水，英国军舰开到南宁，这些横行霸道的英国水兵，是我最早看到的外国人。外国兵舰随便侵入我国内河来示威，这些印象同刚接触到的“列强”、“帝国主义”等新名词一起装进了我的脑海